

晋韵跨古今,文脉通世界

夜幕降临,在山西晋中榆次老城瓮城遗址公园的古城墙垣上,一匹“白马信使”踏光而来——云冈石窟光雕秀以3D Mapping技术将千年石窟艺术投射于砖石之上。光影流转间,佛像、莲纹次第浮现,引得中外观众驻足观望。

这是日前在榆次举办的“美美与共 共筑未来”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现场。百余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,共话文化传承。

以千年家底为根基,以代际传承为脉络,以多元创新为路径,文保活动周让世界从看见到读懂,从读懂到共情,真正感受三晋文化的魅力。

千年家底: 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

文化出海的底气首先来自家底的厚度。

山西素有“中国古代建筑宝库”之誉,全省现存古建筑达28027处,时代序列完整、式样繁多、门类齐全,构成中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标本体系。国内现存3座唐代木构建筑全部坐落于山西;元代及以前早期建筑有518座,居全国之首;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,数量居全国第一。

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穆尔感叹:“山西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,当之无愧!”在他看来,平遥古城、云冈石窟、应县木塔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宝藏,更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。

从佛光寺的唐代斗拱到应县木塔的千年巍然,从悬空寺的凌空绝壁到云冈石窟的万佛庄严,这些历经风霜的木石砖瓦是建筑史上的奇迹,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实物见证。

西周晋侯鸟尊以昂首回望的凤鸟

造型定格三晋文明的源头;侯马盟书的玉片石圭见证着春秋晚期的政治风云;芮城永乐宫壁画线条流转,被誉为“东方艺术画廊”;隰县小西天悬塑层层叠叠,方寸之间容纳万千气象。青铜、壁画、彩塑、石刻……每一种形态都在诉说同一个事实:三晋大地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。

这座“博物馆”里,建筑与戏曲一体共生。山西现存金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,占全国七成以上;全国现存的8座元代戏台均留存于三晋大地。

古戏台是建筑杰作,更是戏曲文化的物理载体。山西被称为“中华戏曲的摇篮”,现存38个剧种,居全国第一,四大梆子在此生根发芽。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高文勇评价:“在这里,历史并未尘封于古迹之中,活态文化绵延在民众日常生活里。”

薪火相传: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

推动千年文脉“走出去”,先要让它“活起来”。

1981年,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带着学生赴平遥作保护规划。40余年后,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接过接力棒,联动法国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,开展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项目。截至目前,该项目已在全国12个遗产地开展50场活动,吸引2000余名志愿者参与,其中半数深耕山西古建保护。

2025年,基金会打造的“Z世代建造工坊”在平遥落地,来自中国、法国、墨西哥的青年志愿者对平遥明代民居进行抢救性修复。白天向老工匠拜师

学艺,夜晚畅谈各国保护经验。在这些年轻人看来,守护一座古建筑,就是在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记忆。

民间文创力量同样为“出海”注入鲜活活动能。暑假期间,大同古城“佛小伴”概念店游人如织。“佛小伴”玩偶以云冈石窟北魏佛像为灵感原型,穿着连帽衫,顶着呆萌光环,手掌内藏磁石可以“咔嗒”合十,让人爱不释手。

设计总监王星经过10年摸索,为古老符号完成了温柔的当代转译。2025年,“佛小伴”斩获法国设计大赛金奖,全系列累计销量超280万个。

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奔赴,一代又一代人为三晋文化找到了联通当代、对话世界的表达,也让出海故事有了动人温度。

向海而行: 开辟多元传播路径

今年6月上旬,在罗马尼亚特尔戈维什泰市米哈伊文化广场,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的折子戏专场火热上演。午后的阳光里,文戏婉转低回,武戏干脆利落,《四郎探母》《三岔口》《打神告庙》等晋剧经典轮番登场。不少孩子与青年观众围聚台前,情不自禁模仿起来。

2025年10月,法国里昂圣埃克絮佩里中学迎来中国艺术家团队,近百名法国中学生参与晋剧大师课,亲身感受中国戏曲之美。活动中,双方签署合作协议,未来一年该校学生将系统学习山西博物院提供的文化艺术课程,为中法青少年文化交流搭建长效桥梁。

舞台之外,山西文化的海外足迹越铺越宽。近5年来,以山西博物院为代表的文博机构已成功组织数百件

(套)珍贵文物出境,赴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展览,文化足迹遍布亚洲、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。

在数字技术助力下,国产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带着27处山西古建场景,触达全球海量年轻玩家;永乐宫壁画借AI算力重现七百年前丹青容颜,数字成果亮相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;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以全息影像、沉浸式影院,让造像在数字世界“身首合一”,先后赴法国、埃及、希腊等国巡展。

非遗产品同样正在递出山西名片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,晋城乔氏珐华成为“非遗遇见世界杯”官方授权项目,五百年的“立线填彩”古法融入咖啡杯、香薰杯等日常器型;河津吕氏琉璃签下600万美元订单驶向日本;中阳剪纸则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现场售出文创6000余件……“东方美”正成为跨越国界的语言。

物理的抵达只是起点,真正融入仍需更深层的耕耘。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期间,15位国际传播实践者围坐在榆次老城凤鸣书院,话题落在同一个追问上:国际传播的路子,能不能走得更宽一些?高文勇提出一个方向:中巴联合搭建数字遗产联合研究中心、共建双语数字传统文化资源库,让文化理解从“看见”走向“读懂”。

从木石砖瓦到舞台光影,从双手修缮到数字重生,三晋文化出海让海外受众在斗拱榫卯间读懂中国智慧,在水袖起落间感受东方美学,在数字沉浸中触摸千年文脉。迎着黄河浪涛与太行长风,山西文化走向世界,也让世界的文明之光在这片古老土地上交汇出更动人的光彩。

张楠 杨珏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)

考古发现战国“类粽子”实物

粽子起源或可上溯至2200年前

近日,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的科研人员,在安徽武王墩遗址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“植物包”,其包裹方式与今天粽子的包裹方式高度相似。经碳十四测年,这些包裹距今约2200年,属战国晚期楚国遗存。研究团队认为,这是迄今发现

的最早的“类粽子”实物,可能代表了粽子丧葬用途的早期形态。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《国家科学评论》。

武王墩墓是战国时期楚考烈王的陵墓,也是目前考古工作最为系统的一座楚王级大墓。由于墓葬长期被水浸泡,其一号墓的东I室中出土了一批保存较好的植物包。这些包裹外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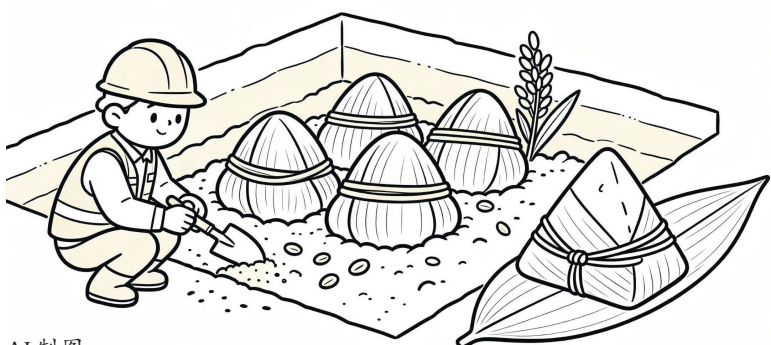
为宽大叶片,外部用绳捆扎,形状紧实。研究人员对其中的12件样本进行了深入分析,发现其外部的叶片为榲桲的叶片,并且用禾本科植物的叶片制成的绳来绑缚,内部主要含有稻、黍、粟和麦类的种子,并且绝大多数并未脱壳,另有少量花椒、锦葵和稻田杂草种子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植物包裹出现在墓葬中,且以带壳谷物为主,表明它们不是日常食物,而是专门用于丧葬功能的祭品。“这可能与战国时期人们将谷物视为冥界财富的观念相吻合。秦简《泰原有死者》记载,死者在地下‘以大豆为金,以粟为钱’,说明谷物在丧葬文化中具有象征意义。因此,这些包裹更像是为逝者准备的仪式性供品。”论文通讯作者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勇解释道。

从形制上看,这批植物包裹与今天粽子的结构基本一致:用植物叶片包裹谷物,再用绳捆扎。“在楚文化圈内,类似的以包裹谷物随葬的习俗并非孤例。”葛勇介绍,此前在河南城阳城遗址也发现过同类植物包,同样使用榲桲叶片包裹稻米和黍子。这表明,在战国时期的楚国,用包裹谷物作为丧葬祭品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行为。而这一做法,很可能就是后来为纪念屈原而投江的“角黍”——粽子的雏形。

“我们不敢断言这些植物包就是最早的粽子,但可以肯定的是,至迟在2200年前,楚地已经形成了这种特定形式的植物包用于丧葬礼仪的传统。”葛勇说,这一发现首次从物质文化层面,为探讨粽子起源及其背后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关键证据。

陆成宽(摘自《科技日报》)



AI制图